

我的书斋

《光明日报》原周末生活编辑组编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了 68 篇我国现代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撰写的个人书斋生活。这些文章曾在光明日报“我的书斋”专栏发表，文章各具特色。作者通过自己书斋的历史变迁，记述了个人的际遇、好恶，反映出各自的修养、情趣和风格。读者将通过书斋这个窗口，看到我国知识分子历尽沧桑而又执著追求的民族品德和精神风貌。

编者的话

本书收集的 68 篇文章,最初刊登在光明日报《周末生活》专刊《我的书斋》专栏(1985 年 3 月 23 日至 1988 年 4 月 23 日)。初始,编者受某外国杂志同题栏目的启发,而那是狭义上的书斋,意在介绍书房的陈设、格局,对我国读者来说意思不大。于是,我们请我国的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斋。

书斋,一个属于个人的能静下来读书、思考的地方,一个人人知其有而不得其详的领域。在这里,年逾古稀、著作等身的文坛耆宿,意气峥嵘、雄姿英发的中年学者,一一袒露了各自的胸襟。书斋如同一本摊开的书,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好恶,写着他的学养、情趣、风格,听得到一颗颗真诚心灵的怦怦作响——这是读作者的其他学术著作时难以体味的。书斋又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历来与国同运。从书斋这个窗口,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一面历史之镜。书斋可以是典雅、闲静的居室,也可能是乡间的土屋、炕头乃至阴暗的牢房,然只要与有生命有灵性的书籍为伴,神游天上人间,思考人生奥秘,拥抱广袤世界,那其间的情、意便难与人说。而清淡娓娓中披露的治学之道,更是因人而异,同时不乏学人间的相重相关,亲情怡怡。

不独作者“醉”在了书斋里,他们的文章又拨动读者的心弦,令更多的人心向往之。不少读者来信告“百读不厌”,“读罢长吟:美哉!快哉”,有的人将报纸一张张剪下集起,在刊出不足 10 篇时即有人提议结集成书。山东一

位农村妇女自费订了《光明日报》，她来信说：“我特别爱读‘我的书斋’。”这是编者始料未及的。

还在这些文章陆续发表之际，我们就着手联系出版事宜，并请作者重新修订了文稿，寄来他们的近照。然而，其间几经周折，拖了几年未能付梓。岁月流逝，作者中唐弢、端木蕻良、王乐天等近 10 位老先生相继辞世，留在这里的文字便成了遗作。其中一位先生当初曾给编者写信，殷殷叮嘱：“集子出版后，希望能寄我一册，不胜感盼！”他们在生前没能看到本书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这期间，不断有读者、作者问讯成书进程，催促早日出版。如此多的名家学者“聚”在一起并不轻松地闲话书斋，已属不易；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着这本并非以煽情、猎奇取胜的严肃书籍，更是难得。倏忽近 10 年过去。有人说社会发展之快，10 年时间即成历史。当今的中国正处在高速飞升、瞬息万变的时代，到不了 10 年，重读这些文章，从时代氛围、所思所感到行文、语言都能明显地感到有异于今。但不管怎么变，读书人的品格操守、治学之道不会变（相信作者们的书斋、居室条件会有所改善）。这也就是此书搁置了近 10 年后还被认为有出版价值之所在。

现在，68 篇文章终于结集问世了。自最初的见报稿起，我们对这些文章已经逐字编校了 4 遍，不少段落还曾一字字誊清。好在这些文章隽永、耐读，每次“开卷”都有裨益。

文章先后排列以最初发表的日期为序。

张爱平、程丹梅、罗京生、童怀参加了编辑工作。

编 者

1997 年 2 月于北京

目 录

序号	作 品 名 称	作 者	页 码
1	我总算有了书斋	萧 乾	1
2	我常梦念的小楼	冯亦代	3
3	我的书可受了委屈	端木蕻良	6
4	蜗之庐居	王乐天	9
5	书何罪兮亦飘泊	顾执中	12
6	几士居书话	史树青	15
7	书斋和书灾	甘惜分	19
8	无名多用斋记	傅正谷	22
9	“大我书斋”与“小我书斋”	高 放	25
10	坐拥书城意未足	季羨林	28
11	我的半居斋	劳崇聘	30
12	老安馆略记	姜师白	33
13	我爱国画	魏喜奎	36
14	无名书斋小记	姜德明	39
15	灯下可亲的秋冬之夜	张香山	42
16	安得书斋千万间	闻 山	46
17	“罕阳书屋”话短长	鲍玉珩	51
18	书样的砖头与砖头样的书	余章瑞	53
19	有书无斋记	唐 弢	56

目 录

序号	作 品 名 称	作 者	页码
20	望书兴叹	延泽民	61
21	这里叶子常绿	刘心武	64
22	我常在纸上自署烟笼斋	刘绍棠	68
23	读书难	董乐山	71
24	咏苏斋,即是雍庐	梁 永	74
25	乱中求治	孟伟哉	78
26	火花在这里点燃	陈桥驿	81
27	“阳台书斋”	叶永烈	84
28	但求意胜	朔 望	89
29	书斋变迁记	郭 风	93
30	生命在我的书房里延长	陈祖德	96
31	半间书室小沧桑	王季思	99
32	书斋中的困惑	李业道	103
33	一室三用 乐在其中	陈翰笙	107
34	四十年的愿望	牟世金	110
35	余年赢得“苦噪楼”	阮章竞	114
36	六味书斋记	薛葆鼎	117
37	书斋读书记	陈学昭	121
38	养性、读书、余热	李云阳	123

目 录

序号	作 品 名 称	作 者	页码
39	知足与不足	潘旭澜	127
40	从“潜斋”到“眼科病房”	任继愈	132
41	告别“综合室”	欧阳山尊	135
42	“染坐斋”絮语	蒋 风	139
43	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 “书斋”的书斋	冰 心	143
44	我同书打交道的经历	张西洛	146
45	多用斋 多味斋	蒋子龙	150
46	漫游书室漫谈书	黄树则	154
47	陋室作佳画 小斋客常满	寿崇德	158
48	落叶归根话雕刻	曾竹韶	162
49	五峰斋记	鲁 光	166
50	两启三助四不斋小记	罗继祖	169
51	书桌絮语	韩仲民	172
52	往事如烟话书斋	程树榛	175
53	北望楼记	周而复	180
54	书斋记洁	高 信	184
55	书斋谈往	吴英恺	188
56	没名堂斋小记	赵燕翼	191
57	书斋里的对话	韩兆琦	194

目 录

序号	作 品 名 称	作 者	页码
58	窗明几净活书斋	汤钟琰	197
59	我的“南书房”	臧克家	200
60	人书之缘	田 青	204
61	书斋回首	方汉奇	208
62	漫谈藏书与用书	周振甫	212
63	书斋的变迁	金开诚	216
64	串味读书	舒 芜	220
65	书斋乐事	袁行霈	224
66	慎思·力行	吴阶平	227
67	碧萝窗下	刘白羽	232
68	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钟敬文	235
以初次发表日期为序			

我总算有了书斋

萧 乾

书斋，在我的概念中，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涮涮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 1956 年春间，在一阵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1949 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同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 8 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非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83 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象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 8 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絮青、叶浅予、阿老、黄苗子、秦兆阳、

王子野、朱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 10 亿人搭成一个金字塔，像我这样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坎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也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 73 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我常梦念的小楼

冯亦代

书斋如一本摊开的书，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他平生的好恶，所以也有它的历史过程，与月有阴晴圆缺初无二致。我一生浪迹天南地北，每到一处，总有个家。有了家便有我的书斋，不过说起来也寒伧，因为有时我的书斋，仅仅是放在屋隅窗前的几架书和一张可以在上面写字的书案而已。但至今梦魂萦绕的，却是我进了中学，自己独宿一室中的“书斋”。我首先经营的便是要有一只收藏我爱好的书刊的书架和可以读书的书案。

记得我购的第一本书是司马迁的《史记精华录》，书里所选的《本纪》与《列传》被我读了又读，不知道有多少遍。我不是把它当历史书念的，而把它当小说看；项羽的乌江自刎与韩信的受戮，我都为之不平者再。以后买书的范围逐渐扩大了。1926年上海张静庐先生在杭州设立光华书局分店，首次是那批新时期出版物五彩缤纷的封面吸引了我，于是我便成了常客。我第一次念到郭沫若的《女神》，他那气势磅礴的诗句使我震惊。在我童稚的头脑里，铭记下深刻的印象。以后又读了他的

《瓶》，则其纤巧又为我所喜爱。他翻译的《鲁拜集》出版了，我又为这异国诗人的隽永哲理所执著。

但在我着意收购的《雨丝》、《未名》、《莽原》、《创造月刊》、《洪水》、《幻洲》、《奔流》诸刊中的文字，又进一步扩大了我的眼界。我的爱好已从诗而进入散文的园地。鲁迅写的杂文和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游记与日记，朱自清的清淡散文，都成了我的爱好。特别读了梁遇春写的《查理斯·兰姆评传》，竟使我这个刚刚进高中的学生，钻进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而废寝忘食。兰姆写的文章可说是信手拈来，什么都可以写成优美的散文。伦敦街头的乞丐，扫烟囱的小孩，席上的烧猪，胖太太，饕餮之徒，穷亲戚等等，经他的生花妙笔一写，使你不由得不为这些可怜虫发出会心的微笑。白天他在东印度公司当会计，回家后又须侍候他的疯姐姐，他的文章都是挤出时间写成的。我同情他坎坷的一生，他的所写所为，都使我景仰，都使我迷恋。最后竟使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立意要在散文中经营，而大言不惭地要成为一个作家。

在这间楼居里，我东施效颦地写下了自己以为为诗的诗，自己以为为小说的小说，可是当时我不敢写散文。我心目中的散文是神圣的，要写成鲁迅、朱自清、梁遇春这样恬淡而又满聚激情的文字，又谈何容易。

我离开老家这间楼居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有时在薄暮时分倦读之余，小楼的藏书又会一本

本地散在我眼前，我不免对这消逝了的年华有所戚戚。不过一想到这居处曾经左右了我半辈子的事业，我倒也心里觉得坦然，甚至还带着一丝欢欣。我感喟地自问，如果没有在这间书斋里的盘桓，我今日又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985年3月12日 听风楼

我的书可受了委屈

端木蕻良

20年代，我父亲在东北老家就订有上海的报纸、杂志，还购买了《说郛》、《光绪东华录》、《吟边燕语》、《黑奴吁天录》等等，还有家传的一些书。小时候，父亲的书斋，便成了我最爱呆的地方，因而从小就养成了泛览旁读的兴趣。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唐诗晋字汉文章”。老友陈迥冬，对僻说冷典，涉猎既广，记得也准确。我常向他请教。

借重别人的“脑库”来丰富自己的“书库”，成了我尊重“活书”的习惯。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书斋得到无限的扩大。

朋友说我有书癖，这倒是真的。但过去由于生活在变乱时代，也只能随得随失，仅仅落得一个“癖”字尚未失去而已。解放后，有机会便跑琉璃厂，逛旧书摊，可是由于得不到一段较完整的时间，买到的书，几乎没有时间去整理上架，只是放在屋子的四角，真可以说是委屈了书。“十年动乱”中，幸存下的，直到今天，也还无法清理，直到今天，也还是委屈了书。

回想我在上海，曾经也有个斋名，那就是“苦

芹亭”。其实书斋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个亭子间。抗战军兴，我和肖红从重庆到了香港，在《时代文学》上发表的《诗钞》，仍以“苦芹亭”命名。肖红病逝，我辗转来到桂林，住了有三开间的楼上，便以“梅影楼”命名。尹瘦石曾为我画像，柳亚子先生题诗一首：

“红梅花下立， 袖手独沉思。
寥廓家何在？ 艰危梦岂知。
龙文双宝剑， 蚕尾一囊诗。
誓愿收乡国， 辽东马正肥。”

在桂林沦陷前夕，我带病检出一些需要的书和手稿，用几个大邮袋装好，投邮寄往重庆我的老同学处。谁知全部白费，邮袋可能并未出桂林一步，就损失了。

1946年，我又流亡到遵义，住在浙江大学外文系主任梅先生家中。当时，他在地治病，家中由我一人住。这倒真是个书斋，居室周围都是书架。虽然这些书都不是我的，但是我可以尽情翻阅使用。这个地方原来是私人花园，所以我又叫它“梅园”。

解放后，辗转三迁，搬到现在居所。“文革”前，还有个独间，整个屋子都是上架的书，安置了一个小书桌，阅读、写作，真可称之为书斋了。可为时不久，由于亲戚来往，这种状况就改变了。待到十年浩劫，这个独间也在劫难逃，书被扫地出门，我只得将部分书堆成个大长方块，上面放个藤绷子，晚上就睡在书上，使书受到了更大的委屈。后来，我

病重了。耀群(端木蕻良夫人)调回北京,她才找人在过道里搞了高空作业,把大部头书“束之高阁”,随手翻阅的书,则在每扇门后,倚墙定板,成为书架,将书安置起来。待我病好,可以写点东西时,便把唯一有点阳光的屋子,安排为我的书斋,也就是写作间,又在墙上的四周钉上板子放书。过去,人给自己书斋命名为“项脊轩”、“抱膝斋”、“蜗庐”等等,也都是从“小”来取义的。我这小书房被朋友看到,知道屋子不足6平方米,开玩笑说,不妨就叫作“六米斋”吧。

由于朋友们为我查找资料,发现过去的作品,后面大都没有标明写作年月和地点,造成困难。希望我今后写文章,尽量标明,以免将来又出现困难。因此,我也标过“写于六米斋”的字样。不过也没有全部标上,至今也弄不清在这“六米斋”里,到底写了多少东西。两年前,我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回来,这个书斋只好让给她住,我便挪到卧室里读书写作,耀群又把卧室里凡能钉上板子的地方,均请书墙上墙。不过,近年来,墙上也容不下新进的书了,因而我的脚下床头也就堆满了书稿,倒是成了真正的书“斋”了。

蜗之庐居

王乐天

我以书法家田原为我书斋所书的“蜗之庐居”为题，以方成为我作的肖像画作比。方成以夸张手法突出我的大鼻子，若因此而抹去面部其他器官，就不成其为我了。同样道理，我这间 10 平方米的书斋，若不放进木床、餐桌、衣箱、五斗橱等家具，也不成其为“蜗之庐居”了。因此，我这个书斋，可称“矛盾的统一体”。

既称书斋，该有书桌书柜吧。原在我书斋内，餐桌也是书桌，直到前年小女出阁，方购置一张书桌，填补了单人床的位置。我有一个老式书柜，书刊早已满员，后来者，都被我堆在墙角或塞进床底下去了。因此，每当我写文作画，需要找寻资料而不得时，烦恼得借酒一浇胸中块垒。

既称书斋，该有古玩摆设吧。我家本是书香门第。老家有一间宽敞典雅的书斋。抗战爆发，敌酋占居我家，把历代祖先收藏的珍贵文物装运到日本国去了，从此我家成了破落户。战后我从重庆归来，胞弟把劫后幸存的两件古董交给我。一件是商周时代的觚，一件是木雕佛像。在我的书斋内，总